



走过青春



● 富贵连年



● 福鼠呈祥



● 成双成对



● 老鼠嫁女

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

难忘众乡亲

李守春

1969年元月,我离开北京赴延安黄陵插队。当年我不满17岁。每当谈到那段插队的岁月,想起曾经和我共同生产与生活过的众乡亲,心里就颇为感动。

当时,村民和大队干部一直关心爱护着我们知青,从不安排我们去干譬如掏井、锄草等危险农活,并多次阻止我们去悬崖边上掏鸽子窝。生产队在给各家各户分配食用麻子油或其他物资时,会出现剩余部分不够再分的情况。这时候,队干最爱说的话便是:“不分了,给学生娃吧!”

春天干旱,村里唯一的一口深井出水量很少。大队干部就只许饲养员和北京知青

吃、用井水,其余村民则要下到沟里挑水饮用。

一个初夏,麦子熟了,杏也黄了。中午,村民在场院上午休。我和张玉旺看到悬崖边的那棵杏树上挂满了诱人的黄杏,就准备对其“下手”。可我们用扁担也够不到杏枝。为了摘到杏,我就让张玉旺将绳子系在我的腰间,把我放到杏树旁。这下,不用费多少力气就可以摘到杏子。那天,我们摘了很多杏,把杏扔给前来看热闹的村民们吃。随后,兴奋的我又爬向更远的树杈。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那胳膊粗的树枝竟然很脆,咔嚓一声从我身后折

断。慌乱中我抓住树枝,脑袋朝下,随杏树枝坠落。下落十几米后被一棵杏树的树冠阻挡,缓解了冲击力。幸运的是我没有摔伤,只是满身黄土,脸和身上被树枝划伤的样子有些吓人。

村民张民生见状,急忙从井中抽出井绳。招呼着旁边的人一同把我拽上来。房东张大娘见我狼狽不堪的样子很是心疼。

在陕北插队的岁月中,我体验到的是村民的淳朴、善良和亲情。在他们的关爱与鼓励下,我不断成长,开始学会走自己的人生之路。

推碾的记忆

王小雷

陕西方言历史悠久。碾,就是石磨在汉代之前的名称。

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1969年1月去陕西插队的时候。按当时的规定,国家在知青插队的当年按每月40斤的标准,给知青提供9个月的原粮。所谓原粮,就是未经加工的粮食。而对原粮进行加工的主要工具,就是这个叫碾的石头家伙。

记得在第一次推碾之前,我们几个知青还讨论过驴在做这个圆周运动时应当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进行。在众说不一的情况下,一位同学拿出了特意从北京带来、准备教村里孩子认字的图文并茂的识字卡片中写有“磨面”二字的一张,给大家统一了认识:驴在做推碾这个圆周运动时是逆时针进行的。

明白了驴推碾的运动方向,剩下的事情就是套驴推碾。按照推碾不能耽误上工的原则,在子夜时分,我们知青去饲养室牵上前一天跟饲养员定好的驴,拉上碾开始干活。等鸡叫了三遍,面也磨得差不多了。人们把面

收回自家,把麸子交给饲养员,以此作为牲口吃的“细粮”。

可是,我们在磨面这件事情上遇到了问题:驴是集体所有的牲畜,知青有权使用;碾是社员的私人财产,知青无权使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队决定,在知青没有置办自己的碾之前,社员轮流向知青无偿提供用碾服务。就这样,我们开始过上了推百家碾磨面的生活。

在推百家碾的时候,村里的乡亲们对我们照顾有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羊信张老汉和贫协主任老蛮叔。

张老汉是村里的地主,也是革命干部家属。土改时,他积极协助工作组给村民们分配土地。由于他不谙农活,就和老蛮叔搭帮当了羊信。他的几个儿子大多在外边工作,只有小儿子和他一起住着宽敞气派的石窑。

老蛮叔是村里的老贫农,一直当着羊信。土改时,作为贫协主任的他和张老汉一起为村民们分配土地。由于张老汉不谙农活,他便与张老汉搭帮放羊。老蛮叔只有女

儿,家中缺少男丁。大队给他介绍了一个上门女婿,老蛮叔从此乐呵呵的。

每当我们去张老汉家推碾,他总是招呼小儿子给我们在碾旁边生上火,以抵御冬夜的寒风。并叮嘱小儿媳给我们送来可口的炸糕,让我们补充营养。

每当快轮到我们去老蛮叔家推碾的时候,他总是提前通知我们把麦子给他送去。便于他提前给麦子加水湿润。他还在我们早晨睡着的时候帮我们套上驴,直到磨完头遍面,他才前来喊醒我们。

一来二去,队长觉得为了推个碾,不但让我们满世界打游击,还给乡亲们添麻烦,这样不好。

于是,他决定停止推百家碾,让我们就近使用他家新打的碾。从此以后,我们不仅用他家的碾磨面,还在他家的碾上吃饭、写日记、纳凉、聊天和吹口琴……

那年年底,我去当了兵,从此再没回过村。可当年推碾的记忆仍牢牢地印在脑海中。

延安插队轶事

孙英伟

17岁那年,我们告别了北京,告别了校园,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插队。当年的延安荒凉、贫穷,满眼望去,到处都是连片的荒山秃岭,四处都是黄土。一阵风刮过,旋起的黄土漫天飞舞,打着转地扑面而来。

我们住进了老家乡多年闲置的一孔土窑洞里。那是一座有200多年历史的土窑洞,从山体打进去的,很深。一进门就是炕,住着我们七个女孩子。炕的后边连着一个大灶台,再往里走,有很大的空间,放着水缸、粮食柜、箱子等杂物。窑洞正面是陕北窑洞特有的门联窗,窗户是木制的小格格框架,分为两扇,用专门的窗户纸糊上,关起来时看不到外面的情景。偶尔打开窗户,外面的风景便一览无余。

窗根下是一小片垒起来的小菜地。我们搬进去后,这片高地就成了我们堆放木柴的地方。

门前顺着山的坡度开辟了一个院子,左临张姓家,右临乔文秀家。院子的右边有一个简易猪圈,是用石片插起来的围墙,很低矮,我们养的小猪经常翻墙越狱,成了名副其实的“溜达猪”。但它知道回来吃食,我们只要“喽喽喽”一吆喝,它就晃着身子乐颠颠地跳进猪圈,一头拱进石槽,吧唧吧唧地美美吃上一顿。

窗外的险畔上能看到蜿蜒曲折的延河,延河平时的水量不大,也清亮。但只要一下雨,水立刻混浊起来。当年没有植被的荒山秃岭无法进行水土保持,雨水一多,上游的黄河泥沙便旋转着顺流而下,延河转瞬之间便成了“黄河”。老乡们常说“陕西开荒,河南遭殃”,描述了那时洪灾的原因。隔着延河能看到河对岸的山,那边的村庄叫“庙沟”,我们班的几个同学都在那个生产队插队。

靠近我们这面的山体比较陡峭,有一座铁索桥从山的半山腰跨过延河伸到我们这边川面的河滩上,这是庙沟通向公路的通道。铁索桥又长又窄,完全是用钢索和铁丝编制的,脚下没有铺设木板,走在桥上,延河的水流清晰可见。发洪水时,整个桥都没在水下,看不到一丝踪影。洪水退去,桥身便显露出来,上面挂满了枯枝烂叶,随风飘荡,活像叫花子披着一身褴褛衣衫。

我们队多年前曾在庙沟山上开了一片私田,我们不时会去对面山上干活。冬天农闲时,我们会走几十里山路到深山沟里砍柴。我们经常挑着担子或背着粮食、木柴等走在这座铁索桥上。走到桥中间时,桥身便左右

晃悠,胆小或者恐高的人是绝对不敢通过这座桥的。我们的胆子虽然不算大,但比起超乎寻常的劳作,这种小困难也就不在话下。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顺着我们住的窑洞的窗外望过去,就是庙沟山。记得那座悬在半空中的铁索桥,那两山之间宽宽的川面,以及那蜿蜒流淌着的延河水。

两年之后,国家专门拨款为知青建的石窑洞建好了。石窑位于崖里坪全大队最好的位置,靠着公路,建在延惠渠的斜上方。七眼石窑坐北朝南一字排开,气派敞亮,门前延伸出一片宽阔的空地,像个平整的小操场,我们的居住条件得以大大改善。

乔迁新居后,我们用心地布置着这崭新宽敞的窑洞。我们不喜欢传统的窗户纸,因为用了它就看不到窗外的风景。于是就买了一大块很大的塑料布代替窗纸,塑料布贴在窗户上后,窑洞里立刻亮了起来。太阳光从窗外照了进来,斜洒在铺着新炕席的土炕上,好惬意!

当时,不知是谁突然想到,窗户透明了,还需要窗帘啊!于是,小娅找出一条她妈妈送给她的国外的连衣裙,连衣裙是天蓝色的,非常洋气。宽阔的下摆堆满了褶皱,即使在现在也是非常时尚别致的美丽服饰。但是这种衣服在当时的陕北却毫无用处。别说穿裙子了,婆姨女子连七分裤也没有穿过。

不一会儿,我们就把裙子的下摆拆下来了。褶皱拆开,做了一个大大的窗帘。挂上之后,看着阳光照射下的窗帘那柔和的淡淡的蓝色,那么富有诗意,那么飘逸,让我一下子想起了远在千里之外北京那温馨的家。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北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我日思夜想的亲人!

住在石窑的日子里,窗外发生的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如今想起来,觉得那事还是历历在目。

一件事发生在冬天。陕北的冬季非常寒冷,尤其夜晚更是寒气逼人。每到晚上,劳作了一天的我们躺在温暖的热炕上,听着外面呜呜作响的北风,伸展着疲惫的身体,说不上几句话便进入睡梦中。

一天深夜,我们忽然被一种尖利的叫声吵醒了,那声音是那样恐怖、凄厉,刚开始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后来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一定是狼来了,咱们要去解救养的那只小猪。

我们本应立即起床去解救那只小猪,但寒冷的冬夜让我们犹豫了,竟没有一个人爬

起来冲出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只听见小猪的哀嚎声由大变小,最后消失在持续不断的风声里。

插队的时候,我们每年都会喂养一头猪,过年时杀了肥猪,过个快乐的新年。那年,这头小猪已经喂养了几个月,长得也和一条狼的大小差不多了。我们说可能不是咱们的猪,咱们的猪那么重,狼是咬不动的。说不定是咱们隔壁家的呢。

夜深了,我们又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我爬起来之后,就奔向猪圈,看看是不是我们的小猪遇难了。一边往猪圈处跑,心里一边一个劲祈祷着,希望我们的小猪还在。直到看见空落落的猪圈,心里一沉,果然是我们喂养了那么长时间的小猪不见了。

后来老乡告诉我们,狼很狡猾,都是在三更半夜来偷猪,而且并不是叼着猪跑,是咬住猪的脖子,用自己的尾巴赶着猪一起跑。猪的脖子被咬住后,不得不跟着狼一起跑。所以比它身体大的猪,它也能偷走。

可怜的小猪就这样丧命于狼口之下,我们心里也充满了负疚之感。过了几天,我们拎着篮子去赶集,又买回一只和这只小猪长得几乎一样的幼猪,重新饲养。

另一件事也非常难忘。插队的第三年,公社号召北京知青不回北京,在延安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很不接受。因为盼了一年,好不容易盼到要回家了,突然让我们留在延安过年,心情自然非常不爽。但毕竟插队几年了,经过那么多的艰难磨难,我们的精神、意志、身体都强健了许多,能够从从容应对一切艰难困苦。再加上随着春节临近,我们每天都忙着准备年货,心情也就渐渐好了起来。

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二次不在父母身边过年。第一次是刚到延安插队时,那时我们年幼,没有生活能力,是老乡接纳了我们,让我们在淳朴实在的社员家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而这一次同样是在陕北农村过春节,但和第一次已经大有不同。因为我们长大了、成熟了、能干了,通过几年的辛勤劳动,我们有了存粮,一切都可以自己动手操持,可以快快乐乐过大年了!

其实现在想来,所谓的过年,就是在紧张忙碌的过程中去感受年味,去体会愉悦,去呈现一年辛苦劳作的价值,去品味亲朋好友的挚爱深情。